

周易哲學

第十一講 繋辭下傳 (2-1)

授課教師:傅佩榮教授



【本課程由傅佩榮老師授權使用,您如需利用本作品 請另行向權利人取得授權。】



繋辭下傳

1

八卦成列,象在其中矣。因而重之,爻在其中矣。剛柔相推,變在其中矣。繫辭焉而命之,動 在其中矣。吉凶悔吝者,生乎動者也。剛柔者,立本者也。變通者,趨時者也。吉凶者,貞勝 者也。天地之道,貞觀者也。日月之道,貞明者也。天下之動,貞夫一者也。

〈白話〉

八卦排成系列,卦象就在其中了。取八卦來重疊組合,六爻就在其中了。剛爻與柔爻互相推移,變化就在其中了。附上卦爻辭的說明,活動就在其中了。吉凶悔吝,是由活動產生出來的。剛爻與柔爻,是建立卦象的基礎。變化與通達,是配合時勢趨向的發展。吉與凶,要定位在助人取勝。天地的法則,要定位在可供觀察。日月的法則,要定位在可供照明。天下的活動,要定位在一個常道上。

夫乾,確然示人易矣。夫坤,隤然示人簡矣。爻也者,效此者也。象也者,像此者也。爻象 動乎內,吉凶見乎外,功業見乎變,聖人之情見乎辭。天地之大德曰生,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何 以守位曰仁,何以聚人曰財。理財正辭,禁民為非曰義。

〈白話〉

乾卦以其剛健向人顯示容易;坤卦以其柔順向人顯示簡單。所謂爻,就是仿效這些的。所謂象,就是模擬這些的。爻與象在卦裡活動,吉與凶表現於外,功業表現在變化上,聖人的情意表現在卦爻辭中。天地最大的功能是創生,聖人最大的寶物是地位。如何守住地位則說是仁德,如何聚集眾人則說是財物。因此經理財物,導正言論,禁止百姓為非作歹,就說是義行。◎

2

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,仰則觀象於天,俯則觀法於地,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。近取諸身,遠取諸物,於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類萬物之情。作結繩而為網罟、以低以漁,蓋取諸離。

〈白話〉

古代伏羲氏統治天下時,抬頭就觀看天體的現象,低頭就考察大地的規則,檢視鳥獸的花紋與地理的特性。就近取材於自己的經驗,並且往遠處取材於外物,然後著手制作八卦,用以會通神明的功能,比擬萬物的實況。他編草為繩並且製成羅網,用來打獵捕魚,這大概是取象於離卦。



包羲氏沒,神農氏作。斷未為耜,揉木為未,未釋之利,以教天下,蓋取諸益。日中為市,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貨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,蓋取諸噬嗑。神農氏沒,黃帝、堯、舜氏作,通其變,使民不倦,神而化之,使民宜之。《易》窮則變,變則通,通則久。是以自天佑之,吉无不利。黃帝、堯、舜,垂衣裳而天下治,蓋取諸乾坤。

〈白話〉

伏羲氏死後,神農氏興起。他砍削木頭製成犁,揉彎木條製成犁柄,取得耕地鋤草的便利,再用來教導天下百姓,這大概是取象於益卦。每天正午開設市集,招來天下的民眾,聚集天下的貨物,大家相互交換然後散去,讓人人都得到所需之物,這大概是取象於噬嗑卦。神農氏死後,黃帝、堯、舜相繼興起,會通各種變化,使百姓不會倦怠,以神奇能力化解困難,使百姓適宜生存。《易經》的法則是:窮困就會變化,變化就會通達,通達就會持久。因此,獲得上天的助佑,吉祥而無所不利。黃帝、堯、舜讓衣裳下垂而天下得到治理,這大概是取象於乾卦與坤卦。

引水為舟, 剡水為楫, 舟楫之利, 以濟不通, 致遠以利天下, 蓋取諸渙。服牛乘馬, 引重致遠, 以利天下, 蓋取諸隨。重門擊桥。以待暴客, 蓋取諸豫。斷木為杵, 掘地為白, 杵臼之利, 萬民以濟, 蓋取諸小過。弦木為弧, 剡木為矢, 弧矢之利, 以威天下, 蓋取諸睽。

〈白話〉

挖鑿樹幹做成船,砍削木頭做成槳,船與槳的便利,可以助人渡過橫阻的河流,去到遠方造福 天下的人,這大概是取象於渙卦。馴服牛,乘著馬,可以拉著重物去到遠方,造福天下的人, 這大概是取象於隨卦。重重門戶加上打更巡夜,用以防備凶暴的來者,這大概是取象於豫卦。 截斷木頭做成杵,挖掘平地做成臼,杵與臼的便利,讓所有的百姓得到幫助,這大概是取象於 小過卦。揉彎樹枝做成弓,削尖樹枝做成箭,弓與箭的便利,用以威鎮天下,這大概是取象於 睽卦。

上古穴居而野處,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,上棟下宇,以待風雨,蓋取諸大壯。古之葬者,厚衣之以薪,葬之中野,不封不樹,喪期无數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,蓋取諸大過。上古結繩而治,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,百官以治,萬民以察,蓋取諸夬。

〈白話〉

上古時代,人們住在洞穴與野外,後代的聖人改變為建造宮室,上有棟樑下有屋宇,用來防禦



風雨,這大概是取象於大壯卦。古代埋葬死人,用許多層柴草把人裹起來,埋在荒野中,不堆成墳墓,也不設立標誌,服喪也沒有固定的期限。後代的聖人改變為用棺槨殮葬,這大概是取象於大過卦。上古時代,用結繩記事的方法來治理,後代的聖人改變為使用文字記事,官員得以治理,百姓得以監察,這大概是取象於夬卦。◎ ◎

3

是故《易》者,象也。象也者,像也。彖者,材也。爻也者,效天下之動者也。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。

〈白話〉

因此之故,《易經》所展示就是卦象。所謂卦象,就是要模擬外在的現象。彖辭是要裁斷一卦的意義。爻辭是效法天下的變動。所以,吉凶由此產生,而悔吝也顯現出來。◎

4

陽卦多陰,陰卦多陽,其故何也?陽卦奇,陰卦偶。其德行何也?陽一君而二民,君子之道也。 陰二君而一民,小人之道也。

〈白話〉

陽卦中多陰爻,陰卦中多陽爻,這是什麼緣故?這是因為陽卦要求奇數,陰卦要求偶數。它們 的功能與表現是什麼?陽卦一個陽爻為君,兩個陰爻為民,這樣合乎君子的作風。陰卦兩個陽 爻為君,一個陰爻為民,這樣屬於小人的作風。◎

5

《易》曰:「憧憧往來,朋從爾思。」子曰:「天下何思何慮?天下同歸而殊途,一致而百慮。 天下何思何慮?日往則月來,月往則日來,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寒往則暑來,暑往則寒來,寒 暑相推而歲成焉。往者屈也,來者信也,屈信相感而利生焉。尺蠖之屈,以求信也。龍蛇之蟄, 以存身也。精義入神,以致用也;利用安身,以崇德也。過此以往,未之或知也;窮神知化, 德之盛也。」

〈白話〉

《易經》說:「忙著來來往往,朋友跟從你的想法。」孔子說:「天下萬物思索什麼又考慮什麼? 天下萬物有共同的歸宿卻經由不同的途徑,有同樣的目標卻出自千百種考慮。天下萬物思索什麼又考慮什麼?日往則月來,月往則日來,日月互相推移而光明自然產生。寒往則暑來,暑往 則寒來,寒暑互相推移而一年自然形成。前往的要屈縮,來到的要伸展,屈縮與伸展互相感應



就會出現有利的情況。尺蠖這種小蟲屈縮起來,是為了向前伸展;龍與蛇蟄伏起來,是為了保存自身。探究精微義理到神妙的地步,是為了應用在生活上;藉由各種途徑安頓自己,是為了提升道德。超過這些再向前推求,就沒有辦法清楚知道了;能夠窮盡神妙的道理並懂得變化的法則,已經代表道德盛美了。」

《易》曰:「困於石,據於蒺藜,入於其宮,不見其妻,凶。」子曰:「非所困而困焉,名必辱。非所據而據焉,身必危。既辱且危,死期將至,妻其可得見耶?」

《易》曰:「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,獲之无不利。」子曰:「隼者,禽也,弓矢者,器也,射之者,人也。君子藏器於身,待時而動,何不利之有?動而不括,是以出而有獲,語成器而動者也。」

〈白話〉

《易經》上說:「困處於石塊中,倚靠在蒺藜上。進入宮室,沒見到妻子,有凶禍。」孔子說:「不該受困的地方卻受了困,名聲一定會受到羞辱。不該倚靠的地方卻去倚靠,身體一定會陷入危險。既遭羞辱又處險境,死期即將來到,怎麼可能見到妻子?」

《易經》上說:「王公去射高牆上的鷂鷹,擒獲牠就無所不利。」孔子說:「鷂鷹是飛鳥,弓箭是武器,要去射的是人。君子身上帶著武器,到了時候就要行動,會有什麼不利呢?行動時運用自如,因此一出手就有收穫,這是在強調練好了武器再去行動。」

子曰:「小人不恥不仁,不畏不義,不見利不勸,不威不懲。小懲而大誠,此小人之福也。《易》曰:『屢校滅趾,无咎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「善不積不足以成名;惡不積不足以滅身。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,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,故惡積而不可掩,罪大而不可解。《易》曰:『何校滅耳,凶。』」

〈白話〉

孔子說:「小人不知羞恥就不會行仁,無所畏懼就不會行義,不見到利益就不會振作,不受到 威脅就不知懲戒。受到小的懲戒而避開大的過錯,這是小人的福氣啊。《易經》上說:『帶上腳 枷,遮住腳趾,沒有災難。』說的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善行不累積,不足以成就名聲;惡行不累積,不足以害死自己。小人以為小善沒有益處而不去做,以為小惡沒有害處而不排斥,所以惡行累積到無法遮掩的地步,罪過也大到無法開脫的程度。《易經》上說:『肩扛著枷,遮住耳朵,凶禍。』」 □

子曰:「危者,安其位者也;亡者,保其存者也;亂者,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,存而不忘亡,治而不忘亂;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《易》曰:『其亡其亡,繫於苞桑。』」



子曰:「德薄而位尊,知小而謀大,力小而任重,鮮不及矣。《易》曰:『鼎折足,覆公餗,其形渥,凶。』言不勝其任也。」

〈白話〉

孔子說:「危險的,是那安居其位的人;滅亡的,是那保住生存的人;動亂的,是那擁有治績的人。因此之故,君子在安居時不忘記危險,在保存時不忘記滅亡,在太平時不忘記動亂,如此才能使自身平安,並且保住國家。《易經》上說:『想到要滅亡了,要滅亡了,這樣才會繫在大桑樹上。』」

孔子說:「道德淺薄而地位崇高,智慧不足而謀畫大事,力量微弱而擔當重任,很少有不拖累到自己的。《易經》上說:「鼎足折斷,打翻了王公的粥,自己身上也沾污了,有凶禍。」 □

子曰:「知幾其神乎!君子上交不諂,下交不瀆,其知幾乎?幾者,動之微,吉之先見者也。 君子見幾而作,不俟終日。《易》曰:『介於石,不終日,貞吉。』介如石焉,寧用終日?斷可 識矣。君子知微知彰,知柔知剛,萬夫之望。」

子曰:「顏氏之子,其殆庶幾乎?有不善未嘗不知,知之未嘗復行也。《易》曰:『不遠復,无祗悔,元吉。』」

〈白話〉

孔子說:「知道事情的幾微,可以算作神奇吧!君子與上位者交往不諂媚,與下位者交往不輕慢,可以算作知道幾微吧?幾微,是變動的微妙徵兆,是吉祥的預先顯示。君子見到幾微就起來努力,不用等一整天。《易經》上說:『耿介如堅石,不用一整天,正固吉祥。』耿介有如堅石,怎麼會等待一整天?一定會有他獨到的見識。君子察知幾微也察知彰明,懂得柔順也懂得剛強,所以成為百姓的盼望。」

孔子說:「顏回的修養大概差不多了吧?有錯誤很快就能察覺,察覺之後就不再犯了。《易經》 說:『走得不遠就返回,沒有到懊悔的程度,最為吉祥。』」
^{●●}

天地氤氲,萬物化醇。男女構精,萬物化生。《易》曰:「『三人行則損一人。一人行則得其友。』言致一也。」

子曰:「君子安其身而後動,易其心而後語,定其交而後求。君子修此三者,故全也。危以動,則民不與也;懼以語,則民不應也;无交而求,則民不與也;莫之與,則傷之者至矣。《易》曰:『莫益之,或擊之,立心勿恆,凶。』」

〈白話〉

天地的陰陽二氣親密流通,萬物得以變化而豐富。雄性與雌性精血交合,萬物得以變化而產生。



《易經》上說:「『三人一起行走,就會減去一人;一人行走,就會得到友伴。』說的就是陰陽要合而為一。」

孔子說:「君子要安頓好自己才行動,心情平靜了才說話,建立了交情才求人。君子修養這三方面,所以能夠萬無一失。如果自身危險而行動,百姓不會來參與;心情恐懼而說話,百姓不會有回應;沒有交情而求人,百姓不會來幫助;沒有人支持他,那麼傷害他的人就會來到了。 《易經》上說:『沒有人來增益他,卻有人來打擊他,所立定的心思無法長期守住,有凶禍。』」

00

6

子曰:「乾坤,其《易》之門邪?」乾,陽物也;坤,陰物也。陰陽合德,而剛柔有體。以體天地之撰,以通神明之德。其稱名也,雜而不越。於稽其類,其衰世之意邪?

〈白話〉

孔子說:「乾卦與坤卦,是進入《易經》的門徑吧?」乾卦代表陽性的東西;坤卦代表陰性的東西。陰性與陽性要互相配合功能,然後剛強與柔順才會有各自的體質。由此可以體現天地的化育,可以貫通神明的功能。《易經》所稱各卦的名目,雜亂而不會過當。考察其中的各類情況,大概有描寫衰世的意思吧?

夫《易》,彰往而察來,而微顯闡幽。開而當名辨物,正言斷辭則備矣。其稱名也小,其取類 也大。其旨遠,其辭文,其言曲而中,其事肆而隱。因貳以濟民行,以明失得之報。

〈白話〉

《易經》明白過去並且察知未來,進而探究現象的細微變化,闡發幽隱的內情。解釋時,以恰當的名稱分辨事物,用準確的言詞來下斷語,做到完備的程度。它所使用的名稱雖然有限,但是取材的類別卻很廣大。它的特色是:旨意深遠,語詞文雅,所說的話委婉而中肯,所說的事直率而含蓄。用這些來輔佐卦象,因而有助於百姓的行動,顯示喪失與獲得這兩種報應。

7

《易》之興也,其於中古乎?作《易》者,其有憂患乎?是故「履,德之基也。謙,德之柄也。復,德之本也。恆,德之固也。損,德之修也。益,德之裕也。困,德之辨也。井,德之地也。異,德之制也。」「履,和而至。謙,尊而光。復,小而辨於物。恆,雜而不厭。損,先難而後易。益,長裕而不設。困,窮而通。井,居其所而遷。巽,稱而隱。」「履以和行,謙以制禮,復以自知,恆以一德,損以遠害,益以興利,困以寡怨,井以辨義,巽以行權。」



〈白話〉

《易經》的興起,大概是在中古時代吧?創作《易經》的人,大概是有憂患吧?因此之故,「履 對談德行的基礎。謙對談德行的要領。復對談德行的本質。恆對談德行的穩固。損對談德行的 修練。益對談德行的充裕。困對談德行的辨別。并對談德行的處境。巽對談德行的制宜。」「履 對和諧而有成。謙對尊貴而光耀。復對幾微而可分辨事物。恆對紛雜而不厭倦。損對開始困難 而以後就容易了。益對增長充裕而不造作。困對是窮困中求其通達。并對是處在自己位置上再 分施利益。巽對是配合時勢而潛入人心。」「履對用來和諧行動,謙對用來制定禮儀,復對用來自我反省,恆對用來專一德行,損對用來遠離禍害,益對用來興辦福利,困對用來減少怨恨, 并對用來分辨道義,巽對用來權宜行事。」

8

《易》之為書也不可遠。為道也屢遷。變動不居,周流六虚,上下無常,剛柔相易,不可為典要,唯變所適。其出入以度,外內使知懼,又明於憂患與故,无有師保,如臨父母。初率其辭而揆其方,既有典常。苟非其人,道不虚行。

〈白話〉

《易經》這部書,不可看成遙遠無關。它所揭示的法則常在遷移,演變活動而不會靜止,在六個爻位上循環流轉,往上往下沒有常規,剛爻柔爻互相交換,不可當成固定模式,總是隨著變化去發展。它的來去按照節度,在外在內都足以讓人知所戒懼。還會讓人明白憂患及其緣故。即使沒有老師與保護者,也會好像面臨父母在指導一樣。起初要依循它的言辭,再去推度它的方法,就會找到固定規則。如果不是這樣的人,《易經》的法則也不會徒然運行。

9

《易》之為書也,原始要終,以為質也。六爻相雜,唯其時物也。其初難知,其上易知,本末也。初辭擬之,卒成之終。若夫雜物撰德,辨是與非,則非其中爻不備。噫!亦要存亡吉凶,則居可知矣。知者觀其彖辭,則思過半矣。

〈白話〉

《易經》這部書,推究初始,歸納終局,以此做為它的實質。六爻相互錯雜,全都根據應時的事物。它的初爻很難理解,上爻就容易明白了,這就如同事情的開始與結束。初爻的爻辭擬議後續的發展,上爻則完成而有了結果。至於錯綜爻畫以確定卦的功能,辨別是與非,那就不靠中間四爻不能完備了。啊!要了解存亡與吉凶,看爻處於什麼位置就知道了。明智的人仔細考察彖辭,就會想到一半以上的情況了。



二與四同功而異位,其善不同。二多譽,四多懼,近也。柔之為道,不利遠者。其要无咎,其 用柔中也。三與五同功而異位,三多凶,五多功,貴賤之等也。其柔危,其剛勝也。

〈白話〉

二爻與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有別,好壞就有差異了。二爻美譽較多,四爻戒懼較多,這是因為遠近不同。柔爻的法則,是不適於離剛爻太遠。如果要能沒有災難,就用柔爻居中位。三爻與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有別,三爻凶禍較多,五爻功勞較多,這是因為貴賤等級不同。在這兩個位置上,柔爻有危險,剛爻則可以勝任。

10

《易》之為書也,廣大悉備。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兩之,故六。六者非它也,三才之道也。道有變動,故曰爻。爻有等,故曰物。物相雜,故曰文。文不當,故吉凶生焉。

〈白話〉

《易經》這部書,範圍廣大而無所不備。其中有天的法則,有人的法則,有地的法則。綜括天地人三才而兩相重疊,所以每一卦都有六爻。六爻所代表的不是別的,就是三才的法則。法則有變遷移動,所以稱為爻。爻有等級差別,所以稱為事物。事物交錯呈現,所以稱為文。文的錯雜不恰當,所以產生了吉與凶。黛

11

《易》之興也,其當殷之末世,周之盛德邪?當文王與紂之事邪?是故其辭危。危者使平,易者使傾。其道甚大,百物不廢。懼以終始,其要无咎,此之謂《易》之道也。

〈白話〉

《易經》的興起,大概是在殷商的末世、周朝道德興盛的時代吧?是在周文王與商紂王發生事故的時候吧?所以,它的言辭充滿了危機感。危殆的讓他平安,輕忽的讓他傾塌。它的道理非常廣大,各種事物都不廢棄。從始到終都有戒懼之感,所要做到的就是沒有災難,這就是《易經》的道理。

12

夫乾,天下之至健也,德行恆易以知險。夫坤,天下之至順也,德行恆簡以知阻。能說諸心, 能研諸侯之慮,定天下之吉凶,成天下之亹亹者。是故變化云為,吉事有祥。象事知器,占事 知來。天地設位,聖人成能,人謀鬼謀,百姓與能。



〈白話〉

乾卦代表天下最為剛健的力量,它的功能與效應總是容易的,由此讓人知道險難。坤卦代表天下最為柔順的力量,它的功能與效應總是簡單的,由此讓人知道困阻。這種道理可以愉悅人們的心思,可以探求諸侯的考慮,進而界定天下人的吉凶,成就天下人勤勉努力的工作。因此之故,在變化紛紜的狀況中,吉祥的事情會有先兆。由它所模擬的現象,可以知道制作器物;由它所占斷的事情,可以知道未來發展。天地設立了位置,聖人成就了它們的功能。人的謀畫與鬼的謀畫配合,百姓也來參與這種功能。 □

八卦以象告,爻象以情言,剛柔雜居,而吉凶可見矣!變動以利言,吉凶以情遷。是故愛惡相 攻而吉凶生;遠近相取而悔吝生,情偽相感而利害生。凡《易》之情,近而不相得則凶,或害 之,悔且吝。將叛者其辭慚,中心疑者其辭枝。吉人之辭寡,躁人之辭多。誣善之人其辭游, 失其守者其辭屈。

〈白話〉

八卦是用圖象來告知,爻辭與彖辭則依實情來敘述。剛爻與柔爻交錯取位,吉與凶就顯示出來了。變動要按適宜來說明,吉凶要隨實情而改變。因此之故,愛好與厭惡互相衝突就產生了吉凶,遠方與近處互相對照,就產生了悔吝,真實與虛偽互相感通就產生了利害。大體說來,《易經》所描述的實情是:兩爻相近而不相容,就有凶禍,或者有傷害,造成懊悔與困難。將要背叛的人說話羞慚,心中疑惑的人說話支離。吉祥的人說話少,浮躁的人說話多。誣陷好人的人說話游移,失去操守的人說話卑屈。



版權聲明

頁碼	作品	版權 標示	作者/來源
1-9	全部內容。		傅佩榮,《易經解讀》。新北市: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,2012 年4月第2版。